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

逸

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

武王管伯禽私而恕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

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

子曰聖人

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潛寢省漸也

亶亶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亶亶循環

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温彥博問嵇康阮籍

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學之自代康絕交其介焉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

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

窮也

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

曰何謂也子曰道

不足而器有餘

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執則放故曰有餘

曰敢

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

可以變則變

執方之謂

器則方

曰劉靈何人也

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

樂常携壺使人荷鍾隨行曰死則理之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闕闕

子曰古之閉關人也

閉關

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闕闕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

可乎

一身可忘也天下一身不可兼忘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

知也

靈亦放而非中道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

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

薛生曰此以言化

行令示法

彼以心化

行道感人

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

思行

其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

德

二子同志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

人也

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廼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

而去魏相欲封疇疇  
不受此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

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  
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戈勤勞決取以

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

天下乎  
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

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

其變也  
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

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  
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

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  
湯武革命

一時之功周行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司馬談為太史

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黃家八雜家九農

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

之言哉  
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

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

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  
何常之有執其

方天下無善教  
偏執一隅故曰存乎其人  
謂人

真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無圓

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

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

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

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

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地也變風自鄆至王黍離

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

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

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滕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

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

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

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

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

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

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

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

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子曰齊桓尊王室

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伯諸侯仲之力也故

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

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或曰符秦逆東

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

不庭符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

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故齊桓管仲

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

天下謂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

乃抗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

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

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

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

秦有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

魏有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

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

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

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

號也時魏國大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

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周無人吾家

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子之家廟

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

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眾並陷

下遂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

遠弗届禹乃班師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

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

恃大威者為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

天道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

若之何利已曰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

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  
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子曰靜以思道可矣

王孝逸曰樂聞過益思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

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

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

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

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

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經唱

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

著五經正名十校然好自矜代為執政所抑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

同不可不述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

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凌敬問禮樂之本子

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凌敬退子

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學子曰大風

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

不忘武備而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心在雜霸也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

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致滅虛玄長而

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

故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

梁主惑焉故亡易象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

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

之制也故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

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

中國則泥泥猶弱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

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或問

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

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

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湯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

矚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

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義仕

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

信有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

何如或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

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

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

建參謀惟惺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又曰令君

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

時皆謂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

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

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

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

能如揚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

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

有深旨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

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劔珮鏘如帶劔示威垂珮合節

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故曰儼

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

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禮為

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

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郟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

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子聞之曰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湯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

不遇者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

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朴之

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

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

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

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子光退謂

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

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

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高莫窺測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

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或曰

簡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廣廣泛子

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泛愛中子謂晁

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

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賈瓊問續書之義

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

為制漢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志志謂帝王

道而未形乎曰策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

業者有七曰命命爵曰訓訓師曰對對奏曰讚讚襄曰

議評曰誠監曰諫箴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

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其有大制制天下

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湛然其下恬

然湛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

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千變萬化吾常守中

焉吾常假帝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

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

憫人思及時而動乎

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知難子

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

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

臧我思不遠

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比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

我思之不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

可也

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

歌于髦而遣之

于髦衛詩

美臣子多好善

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果求賢不在虛飾

子謂

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

也

欲速不達

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

力乎

量力相時

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

可與行事臨難不變

相友貴父臨事貴斷

薛收可與事

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

事君貴正出處

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

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

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理使然

薛宏請見六經

薛宏未見經續經也

子不出門人

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言宏非好

古者子有内弟之喪内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

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國

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

未見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公何重

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

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

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自勝者雄自勝故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

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

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

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

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揚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

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

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中說卷第四



問易篇第五

問易篇

阮逸

註

阮逸書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

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子不荅退謂門人

於朝無我敵者自謂無敵子不荅退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魏

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

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

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

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

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

憂疑是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

二言迹曰吾告汝者心也以一心之本合心迹之判

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

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

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

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

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

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

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吾獨得不二言

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

易已二言矣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

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

與迹果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

殊哉則行時止則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

止各當而已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

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



大哉乎一也

李播亦門人未見傳

天下皆歸焉而不覺

也

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

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

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

以成道言以宣志

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詔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

其見王者之志乎

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

其恤人也周

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

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

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

詔天下乎

言詔如是之大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

續書

有子曰其言也與其致也博憫而不私

憫世病不

私諱

勞而不倦

勞心問賢不倦聽

其惟策乎

若漢武帝策董

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遠矣

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遠者言非止君

命抑亦天命之耳

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

命其地必有經

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

之乎

言命之所歸不

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

經略

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

作天命乎

天下懸於已故曰自作天命

文中子曰事者

續書

有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由事

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

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

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

莫善於問續書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非

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

取類無不經乎經管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

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

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

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文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

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

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

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

有議

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

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

大哉乎并天下之

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

面而已

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

所以有誠也

續書有誠切而不指

切至指許

勤而不怨

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勤拳委曲以禮誠之

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

續書有諫

故忠臣之事君也

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

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不差

取泰

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

言遂事亦可諫

文中

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

紛不一

吾視惠

懷傷之

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捨三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

捨三

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

三國何

其孜孜多虞乎

雖有志而無制

吾視桓靈傷之

漢桓帝諱

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捨兩漢將安取

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

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一明中國

之有法中國父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

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惜也不得行

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

穆公之道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關朗未

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釋老于

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曰廢之何如子

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真君建德

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

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

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曰三

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

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程元魏徵進曰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賈瓊習

書至邳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

別鄧暉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  
別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  
莽怒脅暉令稱病暉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  
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  
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  
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子曰制  
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  
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  
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  
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

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

無心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

不為居宗躰備故能無詩書禮樂何棄之有

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出

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歸家

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顏

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止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

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

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闕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

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

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况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

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

而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

莫莫然瞵瞵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填

足之貌伏讀為趨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或皆

謂舉止無恒也瞵未詳或曰規與規同規

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太察也盱許于反酒食聲色之

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

佯若不視也瞞莫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

然謂病疾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

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護音詢是學者之鬼

仁

也事業謂作業也億億不勉強之貌離離不

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億心不力也音呂倫

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反冒不畏人之

言也譏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之狀貌

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第佗

或推億為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

其冠神檀其辭第佗其冠未詳神檀當禹行

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正

其衣冠齊其顏色噦然南終日不言是子夏

氏之賤儒也兼與謙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

與燕惠王書曰先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者飲

王以為噦於志也

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薛收曰帝

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子曰不能出也

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

名若秦始皇兼

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

心正其跡誦雜郵人之心則正其乘秦之弊不

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熱秦稱皇帝之名故

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二帝三王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富

漢

民之術可稱長  
世之禮未備  
薛攸曰純懿遂亡乎  
疑二帝三王之

道不復  
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  
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  
子曰李靖智勝仁程

元仁勝智  
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

然為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  
幾乎聖道通

變之謂道  
故曰變理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  
勿與小人

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勿與人爭理  
子謂諸葛王

猛功近而德遠矣  
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子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子

蒲  
蒲古中都之地  
閭遼東之敗  
大業八年九軍並陷

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  
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

賦兔爰之卒章  
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

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  
俟百姓與能者行之

子曰好動者多難  
煬帝如此  
小不忍致大災  
隋文如此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  
易變

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  
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

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  
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  
故夫卦者智之鄉

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  
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  
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  
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  
故夫卦者智之鄉



也動之序也

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

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

言卦為智鄉則謂智可獨行

子曰仁以守之

不

以仁則易失之賊

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不能

仁雖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

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助

子曰佞以承上

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

凡佞人殘人董不可以義誘董

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

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

人助行

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

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

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

與幾矣

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

至

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雜卦止說

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

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

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

上皆因贊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

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

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文中子曰王澤

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

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

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

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

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

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

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子曰多

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

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必也

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

其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矣北齊

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楊愔字遵問楊愔彥北齊文

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

宣帝之臣也悟於斟反子曰輔矣惜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

稱輔相少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

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弒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

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為仁陰為

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為吏

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

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

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汎乎利而諷之無鬪

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

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

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

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晉宋之王近於正

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是乎未忘中

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

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齊梁陳之德斥之

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功也魏後

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子曰改元立

五年也時江南袁替中國始尊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

乎彼漢以心自改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

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子曰彼

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守此

所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

乎和帝在位十歲晉惠不執殤帝二歲鄧后

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兼心一氣以待

也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

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桓靈之際帝制

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

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

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武帝崩楊駿

矯詔輔政改元永熙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

賈后殺駿天下大亂

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文中子

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

春秋元經典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詩之後文中

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

是天子不採風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

以合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嗚呼斯則久矣

自仲尼歿詩有空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

詩故君子不可不續五卷終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公革如其

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

君子必得公輔崇貴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

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

於有政道亦行矣亂世道不能濟

正家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



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

可也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

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

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

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

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

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

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

者也多隋政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

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

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

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

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

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為其然子

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

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

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

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

無制而有訓天下其

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

若昌邑王不廢東海

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

續書有讚

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

休命也

益贊于禹又臯陶曰贊贊襄哉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

以兼采而博聽也

續書有議

唯至公之主為能擇

焉

公朝共議擇善而從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續書有誠古

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

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孟也五方則水方勒

於几杖

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

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

誠之功乎

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

薛收曰諫其見忠

臣之心乎

續書有諫

其志直其言危

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

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子曰必也直

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

不迫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

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



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

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

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

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

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

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

若仲舒申公枚臯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

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曰可不謂

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

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

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

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

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

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

亂人倫者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

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

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 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

儉楊素驕侈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子曰清

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安平公

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鬪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

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鬪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

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

蓋權行取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

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

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

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

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公曰奚

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

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

六經續而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關吏

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陸逢賢人

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陸

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

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

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家道正而天下

正治國者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

是謂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

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

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子曰禮

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

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

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僭上或問君

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

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文中

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

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

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

獻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

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

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

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

六經之致續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

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

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

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

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贊易

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

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已矣程元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居處

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

義乖則我再三申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猷者乎言

但好學不猷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元不敢當程子曰

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

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

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

子曰見而存

因所見而

存諸

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勉而中

不言而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

可以禮招可以機

誘可棄而不可慢

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

輕譽苟毀好

憎尚怒小人哉

四者任情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

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不與之交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

如也

頽如不矜持之貌

子遊汾亭坐鼓琴

君子不

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釣隱者也

傷而和

怨而靜

傷怨和靜乃

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

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

時亂賢人

隱於野磻

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

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

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所傳南風聲則

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

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

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棧而

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

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

禮壞樂崩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

之夏城絳州有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

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

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泉後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

尚得其所知道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

者何不默而遁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

于天下使子不相形不可以不禱疾無妄之

明而行焉喜不卜非義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

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文中子曰記人之善

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深而弘處貧賤而不

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

之好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儉肅慎密

寶田侯反

不出董常能之時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

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子曰通

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

叔達出遇程元實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

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

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

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

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

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須必

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

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厭

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

武同學除為諫議不耽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

出隱於壺山此並不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

求名而隱故曰名隱而巳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

詭迹混俗不自求子曰人隱者也別於衆人故白人

世途馬門

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

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可知孰是言二

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

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

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子曰孰為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

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非夫無可

則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

無不可不能齊也則成天隱致文中子曰小

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

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

借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

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

絳郡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

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

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



布衣出行而郡守  
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

告子楚公註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

絨口而內修也古人杜門却掃者義瓊未達

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

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一時之用文中子

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

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

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子曰知之者不

如行之者苟不能行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

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仲長子光字不

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

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人

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

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

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

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中說卷第六



